周易經傳集解

十

義一也或問曰何以言之曰陰之求陽陽之求陰物之情也陰衆而貴陽陽為之主矣陽衆而貴陰陰為之主矣大小畜大有下體皆陽也豫萃比下體皆陰也陽富而陰貧陽實而陰虛陽剛而陰柔陽强而陰弱富者貧之所求也强者弱之所恃也陰之所以主乎陽也虛者實之所赴也柔者剛之所靡也陽之所以主乎陰也是故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上皆愚而獨智則智者尊若皆勇則能怯者不得不上皆智

則能愚者不得不尊矣此大小畜大有之所以能畜有衆陽而豫萃比之所以能和聚衆陰也或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大畜有二陰萃有二陽何謂也曰五為之主而四為之輔是君臣同德同心之象也陽之所以畜而陰之所以萃也曰然則小畜之一陰豫之一陽位皆在四何也曰四實能之而五實任之是大臣輔少主任天下之重也陽之所以畜而陰之所以豫也是故兼乎大有與比之義者商周之主得天下

神之所萃也民也者鬼神之所依也有民斯有廟有廟則神獲所歸矣王者既受天下之萃乃立宗廟以報本反始焉然則王假有廟者得四海之歡心以事其親萃人者之亨也六二臣也利見大人者天下之所歸往也二五有艮兊之象焉感應相與不約而孚是以利見之也夫國也者臣民之所萃也君也者臣民之所戴也得其所萃則安存失其所戴則危亡僇辱隨之矣然則利見大人者得天下之主而歸之萃

不貞夫一者也初與三之萃于四也豈將分九五之民哉五非四无以萃初與三初與三非四无以萃于五凡四之所萃為五萃之也初與三皆有坤體坤為牛故有大牲之象夫物之豐儉必稱其禮禮之隆殺必稱其情用大牲云者言致誠而盡禮焉爾九五之王天之所命也雖欲不萃不可得也初與三之往於五也本非其所孚苟不致誠而盡禮則懼五之不納故必用大牲如王之享帝也利有攸往不亦宜乎若

二既已孚之則利用禴而已矣故子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夫子既釋彖辭又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夫陰陽相求物之情也初與二以應而萃三與上以无應而萃豈非天地萬物自然之情也哉善觀此者其必有以萃天下矣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我无以與之其肯我從乎說者或謂陰與陰聚陽與陽聚則失其吉矣或曰然則初六

六三皆坤也上六六三皆巽也九四九五皆兊也其所以皆萃於五何哉曰一陰一陽則謂之合五陰一陽則謂之比今四陰二陽而謂之萃者豈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其類之衆多者乃謂之萃邪其類故與是則昏亂之時小人嘯呼而豪傑出焉斯其象也若夫所應比而又无相求之義則亦不可得而聚矣故曰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天地萬物之情夫豈外是哉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者兌也地者坤也水之聚者澤也澤上於地其所聚者富也是以謂之萃也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者懼其涌溢而為災也或曰澤上於地是涌溢之象矣而以為不虞何哉曰澤之旁有餘地焉水潦之至則澤上於地自其常爾若夫浩浩湯湯則書之所謂滔天易之所謂澤上於天者也澤上於天其勢必決故施禄及下者取象焉澤上於地有時而決故除戎器戒不虞者取象焉衆之所聚爭之所起也可不戒哉

雜卦曰萃聚也

萃之成卦以四陰二陽而成其在六爻以陰聚於陽為義夫陽剛者人之所聚也陰柔者聚於人者也為上者人之所聚為下者聚之於人者也九五之有位九四之不當位而皆為无咎為悔亡者為其居上而能萃物也初六之不終六二之用禴六三之无攸利而皆為无咎者為其居下而得所聚也若夫上六處非其據而亦不失為无咎者則以其體巽而居柔不

安於上而已矣然萃之言聚也聚則强散則孤是故
萃之二陽其居剛者應萃之義其居柔者能萃而不
居矣此五之所以為悔亡而四之所以為无咎者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六坤也以陰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應乎九四四震
兊也故曰有孚不終乃亂乃萃初之所孚者四也有
坤震之合焉四在臣位能萃而不居是有孚而不終

也初爭四而不終將萃於五五既遠而非應而初之所居又剛也是以其志惑亂不得已而後萃焉故曰若號一握為笑夫九五者天之所命也民之所歸也順之則存逆之則亡就之則安去之則危是以初六之萃如號咷之人則握其手而為笑也四五皆兊體兊為口舌故有先號後笑之象焉故曰勿恤往无咎既爭而不終既亂而又萃既號而又笑其可以勿恤乎敬恭以往得其所萃斯為无咎矣彖之所謂用大

牲吉利有攸往者也而子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文
之言亂豈初六與九四為亂者哉謂初萃於四而不
見荅茫然不知所歸故其心志惑亂耳如比之初六
无九四之應故直言有孚比之无咎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六二艮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九五之允
故曰引吉无咎二之所孚者五也有艮允之合焉然
其萃於五也必涉乎四四引之而進斯為吉矣初六

以其應在四故至于號六三以其比於四故至於嗟惟六二中正孚于九五雖為四之所引而不失其所萃又何咎之有哉故曰孚乃利用禴禴祭之薄者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是也傳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可以薦於鬼神若誠信未孚而用簡薄之禮則有慢神之罰矣是故萃之用禴惟六二為可若初六六三則用大牲而後吉也子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言六二居中其志未變是以引之而无咎矣若初

傷嗟亦无所利矣不若往萃於五為无咎也故曰往无咎小吝三應上而不答從四而不終然後往而萃五不亦吝乎以五為萃之主得元永貞之義故三之為吝也小而得其所萃為利也大矣故子曰往无咎上巽也三與上皆巽莫能以相萃是以往而萃五為无咎矣學者未明四象八卦之義觀此象辭其少悟乎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下體爲震上體爲兊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

應乎初六而乗乎六三二爻皆坤而三又巽也承乎

九五五亦兊也故曰大吉无咎坤巽與兊皆柔也所

謂方以類聚者也而四有震焉故能不接諸陰而上

承九五也或曰然則九四曷不爲萃之主歟曰以九

居四不當其位能萃而不居非與九五爭民者也此

所以爲大吉无咎者也若以九居三則當位而與五

敵矣得爲大吉乎得爲无咎乎故子曰大吉无咎位

不當也說者皆謂九四須大吉乃得无咎蓋緣象辭有位不當之語不知九四之所以大吉无咎者以不當位故也大吉則无咎矣豈有大吉然後无咎乎若以不當位為四之咎然則四之所以大吉者何從而得之也或曰茍如所論既曰大吉何必復言无咎乎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嫌其若有咎故以无咎明之也夫聚則有黨有黨必有爭今萃以二陽而聚四陰是則爭之形而亂之所起也九四不居其位使四陰皆

萃於五然後能聚以致亨豈非善補過之云乎是以萃之六爻皆言无咎而四言大吉无咎者明萃之无咎皆九四之功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充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六二之艮故曰萃有位无咎位也者聖人之大寶也以九居五可謂有其位矣然以謂吉之則五之所孚者不過六

二而已以五萃二无咎可也非所以舍洪博納為大君之道也故曰匪孚元永貞悔亡元者始也永者終也匪其孚所以謂諸陰也五必不有其位使始終四陰皆貞於我則悔亡之道也是故萃於九五萃之正也无所不萃九五之正也无偏无黨王道蕩蕩斯之謂悔亡矣故予曰萃有位志未光也由萃而比則光矣比之九五是謂顯比比之言附也萃之言聚也聚則有未必附者矣比之彖曰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其

五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所以然者上下无陽惟五之比而已矣然則萃之九五苟有其位未光宜哉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六巽也以陰居柔而在一卦之上下无其應而乘乎九五之兊故曰齎咨涕洟无咎上配在三三亦巽也二爻皆巽有坎象焉而挾乎二剛皆兊體也坎爲憂傷兊爲口舌故三有嗟如之象而上有齎咨涕洟之象焉齎咨涕洟者不安其位而憂傷也夫上者萃

人下者萃於人上六以陰柔居五之上處卦之窮是其无萃人之才物莫之與而不能萃乎人者也是以其窮至于齎咨而涕洟焉與比之上六无首同義然比之上六遂成於凶而此爻終於无咎何也曰比之世一陽正中天下莫不比矣而陰乘其上有後夫之罪固已不容於誅矣萃之世天下方聚以求息肩之所而上有二陽初六號而後笑六三嗟而後往六二之孚猶懼其變然則上六之非據寧可以深誅而亟

絶乎苟能齎咨涕洟不安其位惴然而改斯可以无咎矣故子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萃反為升而初六有允升之吉矣上之无咎不亦宜乎

巽下
坤上
升

序卦曰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言其枝葉也若夫震之為木則自幹以上者見矣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下巽上坤成卦曰升者初為巽二為兑三為震四為坤巽巽也坤順也巽而順可以升矣然非兑以說之震以動之未有能升者也巽木也坤地也地中生木可以謂之升矣然非澤以潤之雷以暢之未有能升

者也夫沈滯者陰之質也升騰者陽之氣也坤巽皆柔而所以為升者得其時而已矣何謂時兊震是也震者春也兊者秋也凡木之生歲必再茂則震兊之時也是故巽兊震坤合而後升之象可見矣故子曰柔以時升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何謂也予曰升萃二卦上下反復皆有震巽兊艮之象焉震為元巽為亨兊為利艮為貞四時之序也大人以此而能萃物以此而升為人上也升言元亨萃言利貞者

互文也其為剛中而應則同也升以九居二故曰元
亨苹以九居五故係之利貞也故子曰巽而順剛中
而應是以大亨也用見大人者用字恐或為利大人
用此而利見也由小以至大自下而升高其可以勿
恤乎巽東南也坤西南自巽升坤必涉離離南方也
萬物皆相見之時也自南而征斯為吉矣故子曰用
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以三配五是謂
有慶以二升五是謂志行虞夏之帝商周之王應其

義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者坤也木者巽也生乎地中而出乎地上此其所以為升也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者如木之升而已矣木之升也以順而地從之非逆理以求升也君子之升也以德而衆從之非悖德以求位也不觀乎象不知巽順之為升矣昔者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王天下積小以高大

其是之謂乎

雜卦曰萃聚而升不來也

升之成卦以巽升坤而成其在六爻以自下而上往而不來為義何則升之言上也譬猶木焉有長而已不能退也上而有與則莫之咈是以吉亨上而无與其勢不求則困而已矣是故初六上遇九二則為升九二上遇九三非其所與則不可以升矣為其應乎五故有用禴之利焉九三上遇六四則為升虛邑六

四上遇六五非其所與則亦不可以升矣為其承順於五故有岐山之亨焉六五上遇上六非其所與亦不可以升矣為其既達於五故有升階之貞焉上六居五之上升而无降往而不反則為冥升而已矣是故萃之上六乘乎九五宜有後夫之凶然齎咨涕洟而卒於无咎者以其反而能聚也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苟能不安於上而來聚於五又何咎之有哉故曰萃聚而升不來斯其義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六巽也以隂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而承於九二之允故曰允升大吉允信也巽允皆柔也巽為木允為澤木升於澤雖有滋潤之益又有滅没之患焉信能升焉不没於澤斯為大吉矣故子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為其與九二合志而升則有滋潤之益而无滅没之患矣謂之大吉不亦宜乎巽為進退為不果是以勉之云爾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允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九五之艮故曰孚乃利用禴升之九二萃之九五也其應六五萃之六二也艮允相與其為孚為禴均也然而不言於五而係於二者貴賤之位也九二之升五也沛乎三四未可以進苟能上下相與歷階而升斯為可矣故曰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止可以无咎矣子曰九二之孚有喜也有喜即彖所謂有慶是也或曰九二

之謂大人也反不若九三之升乎曰升者巽也下三爻皆升者也總其彖而言之則剛中而應所以為升即其爻而别之則九二遠於六五雖欲升而未可也至三則无疑矣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九三上體為震下體為兑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乎上六承於六四二爻皆坤而四又巽也故曰升虛邑震巽配也震坤合也陰為虛坤為邑震為動故

有升虛邑之象九也者可升之才也三也者可升之時也有其才而得其時遠近丕應前无阻閡如升虛邑入无人之境孰能禦之哉故子曰升虛邑无所疑也陰柔之性多疑少決如九三之剛而體乎震是以不疑其所升也或曰彖言柔以時升而吾子乃曰九三有可升之才何也曰沈滯者陰之質也騰升者陽之氣也彖言柔者總謂其巽體也而九二九三蓋柔中之剛也柔而无剛則不足以自立況能升乎剛而

不柔則不以順道亦不能升也是故剛者升之才也柔者升之用也合而為巽進而遇坤是以升而莫之能禦也故彖言柔以時升又曰剛中而應其可執一以求之乎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六四下體為巽上體為坤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承於六五之艮故曰王用亨于岐山以六居四下巽

上坤彖之所謂巽而順者也然而上无所與亦不可以升矣巽而不爭順而不逆乃所以為升之亨也故曰吉无咎者昔太王居邠為狄所難不得已而去之邑于岐山從之者如歸市不得已而居之不違時以妄動不悖理以求升巽乎人而順乎天周之王業所由興也迨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而民之歸周愈不可卻故詩曰彼岨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吉又何咎矣子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六五艮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九二之兌故曰貞吉升階貞猶止也升至於五不可以復升矣五天位也升之正也以六居之順而升也以此為貞斯為吉矣為其體艮故有貞吉之象焉升之大人即萃之大人也在萃而居五故為有位在升而居二故為升階然而不言於二而係於五者以其位之不同也五天位也二臣位也既已升五而猶係於二則何

以著其升乎非常之事聖人有所難言焉是以互發其辭且正臣之位也夫天位者不可以階而升也此言升階何也曰自二而升五自地而升天故有升階之象也周之先王積功累仁以至于有天下其施設有本末其經營有先後不躐等不陵節如升乎階焉斯之謂吉也故子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上六坤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乘乎六五之艮

故曰冥升坤爲夜故有冥升之象冥而求升日无所覿顛隮而已矣所以然者乘乎六五往而不能來然也故曰利于不息之貞息者生息蕃息也對消而言之也物之消息各以其時若逆以求升則揠而助之長上六之時純坤用事以消爲貞斯爲利矣故子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陰爲消陽爲富以六在上當消而不富之時故其升爲冥升也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四

宋 林栗 撰

䷮

兌巽離坎

巽兌離坎

坎下
兌上

困

序卦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困之為卦升之變也自升之困巽反為兌坤變為坎上下相宜而成巽為木兌為澤木藏而澤見則澤滅之矣坤為地坎為水地藏而水見則水漫之矣是以謂之困也升之上六其彖為冥升者升而不已也升而不已其困必矣受之以困不亦宜乎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下坎上兌成卦曰困者初為坎二為離三為巽四為兌坎為水離為火巽為木兌為金火困於水水困於金是以謂之困也所以然者坎在其下兌在其上而離巽陷於其中故曰離明也坎險也巽順也兌說也離巽為君子坎兌為小人君子見揜於小人是以謂之困也以爻考之九二之剛為初六六三之所揜九四九五為六三上六之所揜謂之困也不亦宜乎故子曰困剛揜也剛揜於柔困之象也困亨貞大人吉

无咎何謂也曰坎險也兊說也在險而能說困不失其所亨也顔氏之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玆其所以為亨歟貞正也固也困之六爻三陰揜剛者也三陽為柔之所揜也然三陰雖能揜剛而皆不得中據非其位三陽雖為柔揜而二五得中不失其正夫二五者困之所謂大人者也以此為正以此為困吉又何咎哉然而不曰大人貞吉而曰貞大人吉何也曰大人者以剛中為正者

也小人者以過中為正者也貞乎大人則吉貞乎小人則凶舉此以明彼也有言不信何謂也曰九四九五皆有兌體為口舌故有言象當困之時所有言而不見信固其宜矣若尚口而爭之則喪我而逐物窮自招也夫惟君子剛中而守正居易以俟命斯為善處困矣或曰吾子言兌為小人而九四九五體之何也曰易者易也變通不窮之謂也由四象而言之則以坎兌而揜離巽是以謂之小人即六爻而論之則

九四九九五見揜而能說是以不失為君子也象曰困德之辨也困而不失其亨君子之所以辨於小人也又曰困窮而通即所謂不失其亨是也又曰困以寡怨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夫何怨之有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者兊也水者坎也水在澤下不曰澤中有水而曰澤无水何也曰水以流行為功在澤下澤不流无水之象也所貴乎澤者貴其說萬物也水在澤下足以

自潤而不足以及物澤道困矣謂之无水可也水不
及物豈澤之願哉致其命之當然遂其志之所樂則
在困而常亨矣富貴利達命也仁義道德志也
雜卦曰困相遇也
困之為卦以剛為柔揜而成其在六爻以剛柔相遇
為義何則君子小人如水火之不同如薰蕕之不並
幸而不相遇則已若使薰蕕同器而藏水火同釜而
爨則火必見揜於水薰必見揜於蕕此困之所以為

剛揜也是故九二與初六相遇者也九四與六三相遇者也九五與上六相遇者也此其所以為困也困之諸爻剛柔相半非多寡之不齊强弱之敵也然其所以為困者初六揜於下上六揜於上而三陽陷於其中故也其所以困而卒為亨者九二得下卦之中九五得上卦之中而三陰皆不當其位故也然初六心合六三然後能揜九二六三心合上六然後能揜九四九五譬如陰柔小人締交合黨以困君子而其

君子能剛中而守正不失其所亨則小人自困矣故
卦雖為困其實亨也困者三陽也困之者三陰也三
陽爻言困于酒食困于金車困于赤紱者言相近而
不相得也小人之困君子不過困其酒食車服而已
而君子之道不為之困也三陰爻言困於株木困于
石困于葛藟者言相與而不能相濟也小人易合而
難久既已困君子矣及其勢窮力盡視其黨與无足
恃以存者是以困窮而莫之救也即其相遇以求之

六爻之義粲然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初六坎也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應乎九四四離兊也故曰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初六合六三以困九二者也有應在四而反交於三陰柔不中不當其位相與而不能以相濟也三體巽為木孤立二陽之中株木之象也初與三皆坎坎為谷巽為入最處坎

窞之下入于幽谷之象也三之不能庇初猶株木之孑立而不能庇物也初之不能助三猶入于幽谷而不能出也是以有臀困之象焉臀體之末初六是也自三視之為臀也求全處安而不能進者也望庇于株木其困不亦宜乎夬之九四姤之九三皆指上六初六為臀此獨指本爻者易之互文皆如此也說者或謂六三為臀則失之矣故曰三歲不覿自初至四所歴三爻初為坎四為離離性炎上坎性趨下離明

也坎幽也初六有應在四而乃入于幽谷至于三歲而不覿其配焉凶可知矣故子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言初六之不明故至於此也王弼曰幽者不明之辭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九二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介於初六六三之間二爻皆坎而三又巽也故曰困于

酒食朱紱方來坎為酒離為食相近而不相得故有困于酒食之象離南方之卦其色赤二與四皆離故有朱紱方來之象故曰利用享祀夫酒食者享祀之所須也朱紱者享祀之所服也雖无酒食之豐而不失朱紱之服以之享祀何所不可夫豈以酒食之困而易其志哉此君子之所以亨也故曰征凶无咎向若困于酒食遂往而求之凶固宜矣又誰咎乎而子曰困于酒食中有慶者言二雖困而不失其中故有

朱紱之慶也二言有慶五言有說即彖之所謂險以說繫所謂窮而通者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六三下體為坎下體為巽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无其應而介於九二九四之閒二爻皆離而四又兊也故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六三合初六以困九二合上六以困九四九五者也然

皆陰柔不中不當其位相與而不能相濟初入于幽
谷故有困于石之象二剛而在下故有據于蒺蔾之
象初之不足恃猶石之頑然而不能生物也二之不
可拚猶蒺蔾之堅而不可據也木之遇石木之困也
據于蒺蔾其傷必矣上六則其所位宮也三非陽也
自以為陽陽而求配於上六上六非其配也是入于
其宮而不見其妻也三既不得志於二又不得志於
初反入其宮不見其配凶可知矣故曰凶子曰據于

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又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言六三不知初之无能為而挾之以取困其名辱矣不知二之不可乘而擠之以速禍其身危矣故初之不覿其配三之不見其妻皆謂小人不安其分而不行險以徼倖既失所圖則顛沛失措无投足之地此聖人深見小人之情狀而告戒之如此之明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下體為離上體為兌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六而乘乎六三二爻皆坎而三又巽也故曰來徐徐困于金車四之見擠於二陰與二五同患者也然四不中不當其位故下應於初而比於三初既入于幽谷不能自出三又困于石據于蒺藜四乃徐徐其來以從五焉兌為金坎為車相近而不相得故

有困于金車之象夫金者祭祀之所陳也車者祭祀之所乘也祭而無金與車宜不可以祭矣然苟有明信則筐筥錡釜可以薦於神義弗當乘則舍車而徒所以賁其趾夫豈以金車之困而易其志哉此君子之所以亨也故曰吝有終當困之時君子為小人所困者也四不能亟從君子之朋而徐徐以待小人之配其為可羞吝宜矣然以其承於九五五為之與是以幸而有終也故子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

有與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九五兊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而承於上六連於六三二爻皆巽而三又坎也故曰劓刖困于赤紱劓刑其上也刖刑其下也兊為毁折故有劓刖之象九四雖與五比而下應於初是以九五上見劓於上六下見刖於六三夫二五皆見揜其為劓

剛則同也不言於二而言於五者明其不獲四之助也二離而五兇也二四皆以陽居柔獨五以陽居剛則其見掩有甚於二四者矣是以係之劓刖也離為赤紱二四皆離而五獨體兇相近而不相得故有困于赤紱之象在二謂之朱在五謂赤古之制服蓋有其別矣鄭康成云韍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蓋互而言之與赤紱者祭之所服也祭而无服宜不可以祭矣然禮有弗

獲雖降服以祭可也夫豈以赤紱之困而易其志哉
此君子之所以亨也故曰乃徐有說利用祭祀孟子
有言不得不可以為說无財不可以為說五體兌為
說九四不獲於初然後反而從五故徐有喜說之道
焉夫君子之所重莫重於祭酒食祭之所須也金車
祭之所用也赤紱祭之所服也小人之肆志也初困
其酒食中困其金車終困其赤紱而君子恬然不以
動其心則其所以自處者可謂綽綽然有餘裕矣彼

小人者其能卒困之耶故子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
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夫酒醴牲牢金車
赤紱固所以事神之具然君子剛中守道不為利害
得喪易其本心乃鬼神之所福也其曰祀曰享曰祭
者以言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無所不可蓋互言其
文也或難愚曰孟子有言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
不備則不敢以祭唯士无田則亦不祭而此言困于
酒食金車赤紱皆可以祭何也應之曰孟子固言仕

如此其急也又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然而孟子以謂士无田則不祭三月无君則弔若是則不由其道而得之者吾恐孟子有時而從之也且孟子既不肯枉道以事人不獲犧牲粢盛以共祭祀然則獨不祭其先乎聖人則有菜羹瓜祭之語尊酒簋貳之文烏有所不祭哉傳曰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以薦之鬼神此語蓋本於詩之召南吾不敢以孟子之說

而易聖人之經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巽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下无其應而乘於九五之兊故曰困于葛藟于臲卼上六合六三以困二陽者也三體巽巽為蕃鮮而合於上六故葛藟之象五體兊兊為剛鹵而在已之下也故有臲卼之象三之不可恃猶葛藟之不能自立也五之不可擠

猶𨇾𨆝之難乘也按文當曰困于葛藟據于𨇾卼脫

一據字三與上皆巽巽為木然自初視三則初為石

而三為株木自上視三則上為水而三為藟葛木之

有葛藟木之困也東坡曰以柔用剛則乘之者至以

為蒺藜以剛用剛則乘之者以為𨇾𨆝而已據于𨇾

𨆝益不可也故曰動悔有悔征吉者為上六謀之之

辭也謂動之有悔然而不動未嘗无悔也盍改圖乎

征猶行也惟速去之乃為吉矣他爻揜剛者皆有凶

象惟上六居卦之窮窮則能變下无其應行莫之繫是以免於凶而獲征吉之辭也故子曰困于葛藟未當也以陰居柔疑若當位矣然一卦之上豈陰柔之所宜居亦為未當也需之上六亦曰不當位與此同義動悔有悔吉行也吉字當讀為句絕言既曰悔而又云吉者以其能行故爾 缺

䷯

坎離兌巽

兌巽離坎

巽下
坎上
井

序卦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井之成卦困之反也自困之井坎反居上兌反為巽上下相易而成也坎為水兌為澤巽為木水在澤下不足以及物是以謂之困水在木上則有及物之功

矣取諸井象不亦宜乎所以然者兊已上窮其勢必反下是以復入乎坎而成井象也或曰離兊反巽而剛揜之象自若也烏在其不為困乎曰困之諸陰皆不當位而于九五無相无之情是以揜之而為困也井自九三以上皆有離下坎上既濟之象謂之剛揜不已踈乎故雜卦曰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

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下巽上坎成卦曰井者初為巽二為兑三為離四為坎巽入也坎陷也入而陷焉溺人之象也為其有兑離之象焉兑說也離麗也說而有所麗是以謂之井也巽木也坎水也木入乎水減水之象也為其有兑離之象焉兑上缺也離中虛也此木之所以受水也兑上行也離炎上也此木之所以上水也是以謂之

井矣故子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范諤昌曰巽乎水當作巽乎木愚謂不然巽自是木矣豈得云巽於木乎巽入也木入乎水而水在木上斯以為井之象矣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何謂也曰井者困之反也困反為井而二五不變是改邑不改井之象也井也者君子之德也邑也者衆人之居也邑可改而井不可改者以其剛中也剛中也者泉在其中也改邑而亦改之則非是井矣人之見

是美井遷而就之至於成邑則有之矣未有井憂不食遷而就邑也是故政教有時而汙隆風俗有時而爍惡而君子之道終始如一曾不少變然後可以比德於井矣井之為德旱而不竭潦而不盈人之我取於我何得人不我取於我何喪取者曰來去者曰往或往或來而為井者常自若也故曰往來井井若貪得而患喪惡往而好來則隨物而遷徙矣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何謂也曰汔幾也繘綆也瓶汲器也

羸敗也巽為繩故有繘井之象離為大腹兊為毀折
故有羸其瓶之象焉幾至而未至者其綆短也綆短
而不及泉與未嘗有綆同也瓶既敗矣雖有綆安施
乎故子曰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
也綆短而不及泉是求之未至汲之未深賢人之不
為我用致誠而盡禮焉可也未可以望其功也羸其
瓶是無以受之者也内惑於聲色外蔽於諂諛諫則
不行言則不聽士將望望而去之雖得之亦必失之

此其所以凶也傳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謂之凶也
不亦宜乎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水者坎也木者巽也木上有水井之象也或曰古者
汲用瓶甕木上有水何義也曰木上有水轆轤桔槔
之象也然謂古者汲用瓶甕本无所據亦陋者之言
爾彼以彖言羸其瓶爻言甕敝漏故有是說不知爻
彖之辭因羸敝而言瓶甕耳未耜舟楫弧矢杵臼之

利皆聖人作蓋中智之所不及也若夫汲用缾甕可以施於尋丈之閒過此以往至於九仞而後及泉者非復缾甕之所能汲用木器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況天地自然之象已寓於制器之前乎君子以勞民勸相何謂也木上有水勞而後得之者也苟有以與之雖盛暑霑汗枷寒凍膚而抱甕出灌者不以為勞苟无以與之則弃而莫之顧矣井之為德取之而不竭用之而不窮者也隨其力之多寡而各得其所欲

者也是以汲者四面而至焉君子之所以勞民勸相
亦如是而已何使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育其
妻子雖重賞以勸之嚴刑以驅之而民弗從矣
雜卦曰井通而困相遇也
不相遇則不能相困故困以相遇為義泉之在地其
脉流通故井以通為義困以三陽為君子三陰為小
人陽剛而陰柔陽貴而陰賤也井以三陽為泉三陰
為井陽實而陰虛陽動而陰靜也是故井之諸爻義

皆相通而以中正上下為吉凶之決何也正且潔者井之正也清且寒者泉之正也何謂中邑居之會也何謂上汲引而出之也何謂下流濁之所鍾也初六在下曰泥六四在中曰甃上六在上曰收曰幕此言井也九二不正則无與九三不中則不食九五中正則井洌泉寒而人食之矣此言泉也井之為通其是之謂與故繫曰井德之地也居潔則清處穢則濁所以德為之地也又曰井居其所而遷即所謂改邑不

改井往來井井者也又曰井以辨義泥之所不能侵鮒之所不能射敝漏之甕所不能汲君子之所以辨義如斯而已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初六巽也以隂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而承於九二之兊故曰井泥不食舊井无禽夫泉出於地中而井施於泉上初六之隂有井之象矣而下无陽

爻是有井而无泉也處於最下不中不正則泥塗濁穢之所歸也兌為澤巽為入故有井泥之象兌為口而與巽不相得故有不食之象舊井者泥之甚也无禽者不食之甚也夫以初六之无泉宜若不為井矣為其居於剛者是以猶有井泥之象焉是泉與泥相混者也井之有泥人之所棄禽之所食也舊井无禽則泥深而泉竭矣有井而无泉禽亦棄之也子貢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初六之謂矣故曰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此與乾初九九二之象文同而吉異矣初六以不中不正而居於下流其始見棄於人其終見棄於禽然則君子之所養與其所居者可不謹哉唐八司皆一時名士也如柳宗元劉禹錫猶欲自拔於濁之中所謂井泥不食者也至若韋陸之徒則人禽皆舍之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二兊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乘

於初六之巽故曰井谷井谷坎井也兊爲澤巽爲入
故有井谷之象井之道上行泉在下而井在上九二
剛中有泉之象矣而上无陰爻是有泉而无井也爲
其居於陰而乗乎巽是以有井谷之象焉水之所鍾
而爲谷人之所以汲爲井也所以然者不正而中故
也水之所鍾而爲谷非泉之正也人之所汲以爲井
得邑居之中也故曰射鮒甕敝漏鮒小魚也或曰蝦
蟇也甕汲器也巽爲入爲魚故有射鮒之象兊爲口

為毀折故有甕敝漏之象泉居深井之中非汲則莫
能致汲而用漏甕未有能上之者也惟坎井之泉則
雖用漏甕而可以挹取之矣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
濯足矣自取之也然則九二之不正而得鮒與敝之
漏甕宜矣夫泉者君子之所受於天者也而井者君
子之所修於身者也有泉而無井是自棄也有井而
无泉則亡之矣故子曰井谷射鮒无與也言其上无
陰爻莫與井之是以鮒得而射之也或曰吾子以不

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兊為澤離為明故有井渫之象離為食巽為不果故有不食之象坎為憂傷為心病故有心惻之象渫清也清者泉之正也九三正而有與是泉清而井潔矣然而不食者非邑之中矣我三自謂也行道之人見井渫而不食則為之惻然是為我之故而惻其心也夫以三四離坎相配而有不食之象者巽兊為之間也三自以應在上雖與四比而不相得是以惻之而已矣夫既惻之則曷為不食之

之知則欲以告其王庶幾吾王之明汲而用之則民
與王並受其福其心豈不然也故子曰井渫不食行
惻也求王明受福也行惻者行人之惻而非井之惻
也求王明者人之求之而非井之求之也明者知渫
之可食而賢之可用也此所以受福也司馬遷乃曰
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是何言也王安石乃曰君子之
於君也以不求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惡是何言也
君子之不求也豈以為要君之術也哉或曰蒙之象

曰山下出泉蒙謂坎為泉也今吾子以澤為泉毋乃非歟曰澤止水也坎流水也山下出泉謂流水也故坎取之今井渫不食止水也而兊取之不亦宜乎哉若夫九五之泉上下皆坎則取諸左右逢其原且北方之氣是以謂之寒泉也曰然則九二之兊謂之井谷何也曰水之所鍾而為谷亦止水之象也曰九二之井注而為谷也九三之井渫而為清也吾子皆以為止水九五之井洌而泉寒也吾子乃謂之流水何

哉曰九二九三之水兊也兊出於本爻則其正可知矣九五之水坎也坎在其上又在其下則謂之流水宜哉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六四上体為坎下体為巽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下无其應而乘於九三二離兊也故曰井甃无咎三與四皆正是井潔而泉清矣然而不食者非邑之中也治其井甃使之无咎而已矣坎為水為勞巽為工

五何哉曰此雜卦之所謂通也泉之在地其脉流通故說卦坎為通今九五之泉在六四上六重坎之際則是左右逢其原也泉寒井洌不亦宜乎或曰坎為水離為火坎為冬離為夏若六四之坎為寒泉至於九五之離則當為温泉矣曰此則五之所謂食也其烹而食之義乎雖烹而食之猶謂之寒泉也九五則三之所謂王明者與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大成也

上六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乎九三而乘於九五二爻皆離而三又兑也故曰井收勿幕羃覆也本或作羃非也收轆轤也舊說為綆非也坎為輪故有收象又為隱伏故有羃象井道上行在一卦之上井之大成矣收與羃皆在井上欲其置汲而患其施羃也收則一取而有餘不羃則泉汲而无窮所以然者以其遠應九三近乘九五泉源之富足以養而不窮故也故曰有孚元吉坎為有孚離下坎上既濟

之象是以謂之元吉也故子曰元吉在上大成也其言元吉之辭不於五而於上者井雖見食有冪而元收則所施不廣未得為元吉矣夫以孔子用於一邑[illegible]得用於一國而一國治可謂井洌寒泉食矣[illegible]得施之於天下而止於國邑豈得為元吉也哉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四

[seal]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